

一个双面特工的投毒史和浪漫史



毒战

姬妮^著

毒战

姬妮^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毒战 / 姬妮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378-4570-0

I. ①毒… II. ①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1508 号

书名: 毒战

著者: 姬妮

责任编辑: 刘文飞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9.625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570-0

定 价: 29.80 元

引子

这个故事，与我的家族有关，是关于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但遗憾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和奶奶，对我来说，他们就是那么一个名词而已。因为我是个典型的“老生子”，父亲生我的时候已经整五十岁，而他的父亲和母亲早已作古许多年了。小时候也曾羡慕别的孩子有爷爷奶奶叫，可以在爷爷奶奶跟前撒娇，并且从爷爷奶奶那儿讨得零花钱，得到好吃的零食。这些我都没有，我总觉着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缺憾。

我没有想到，在我年近知天命之年的时候，我却得以寻找我爷爷奶奶的生活轨迹，从而让他们从我朦胧意识的黑暗处迟迟疑疑地走到了光明处，慢慢地走到了我的面前——

就在2012年的那个夏天里，也就是“小暑”的那一天，我先是接到侄子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是村子里烧砖窑挖土，把老爷和老奶的祖坟挖出来了。接着我又接到了我们县政协的一个电话，含含糊糊地谈到了我爷爷迁坟的事情，说我侄子也找了县政协，因为我爷爷当年曾经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而后来因为多方面的原因，诸如和爷爷联系的上线关系的失落，所以多年来一直没有做出过结论。但我那侄子不知听谁说了，说老爷当年参加的确实是共产党，而且是地下党，杀过不少日本人，尤其是日本人的特务分子。所以就要求……他们需要证实这个事

情，问我知道多少这方面的情况。

这我倒没有想到，爷爷曾经是共产党！

这方面的情况我确实一点也不知道！！

关于我们家的祖坟地我倒是知道的，小时候跟着我父亲去上过坟。据村子里看风水的李老拐说，那是村子里最好的一块坟地了，方方正正的一块地，东北和西南各有一条官道，就如同两条水道缠绕着，谓之“两水绕长安”“德泽四方”，大贵也。但从我父亲一生的遭遇来看，倒也没有贵到哪里去，无端的磨难却受了不少。后来，农业学大寨，生产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平田整地，破除迷信，地里的坟墓都给平掉了，也就找不到坟墓在哪一块了；没想到如今又给挖了出来。

我问侄儿：“肯定是你爷爷的坟么？”

侄儿说他看到挖出来的镌砖了，上面刻着姬鑫成，村里人说就是爷爷的名字。镌砖就是随棺材一块埋在墓穴里面的，上面刻着故去人的姓名和生辰八字等。时间一长年代一久，尸骨朽化掉了，就靠镌砖上的字迹来确认了。

我倒是记得父亲告诉过我，爷爷的大名叫姬鑫成，那应该就是了。

“还有，就是……”估计侄儿那天是在坟地里给我打的电话，支支吾吾的，似有什么话不好说。也许是信号不好，我听到有呼呼的风声。

我大声说：“有甚事，你赶紧说么，有甚为难的？”

侄儿说：“好像是只有一具尸骸……我听爷爷说过，是爷爷和老奶的合葬墓么……”

这回倒轮上我吃惊了，可我还在省城里，什么话也不好说。我就说：“等我回去再说吧。”

于是我就匆匆地赶了回去。

尽管事先侄儿已告诉过我一些情况，但当我真正面对眼前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墓穴时，心里还是有些吃惊：棺材早已朽掉了，只剩

下有数的几根长长短短的森森白骨埋在褐黄色的泥土里，一队接一队的蚂蚁在裸露出的白骨上排着长队爬来爬去。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造访对它们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它们依然队列整齐，悠闲从容。

陪着我一同来的县公安局副局长、我的同学李可安排他带来的法医小朱下到墓穴里，把那些白骨挨个认真地看了一遍，经过认真细致地勘察，小朱拍拍手，肯定地对我说：“确实只有一副骨架子，而且是女人的。”

这就是说，这个墓穴里只埋葬着奶奶一具尸骨，那爷爷呢？随着岁月朽掉了？风化了？而且还就这样彻底，竟然一点儿骨头渣子也没剩！

可在我父亲断断续续的讲述里，爷爷和奶奶是在相差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去世的，这才把他们合葬在了一起。我也不止一次听父亲讲过，奶奶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是不愿意和爷爷合葬的，说她宁愿一个人，也绝不和那“活死人”埋在一起。“活着都不在一起，死咧死咧却埋在一块算甚哩？噢，我是他婆娘？问问他把我当过他婆娘么？”奶奶不止一次地当着母亲的面这样气愤地说。母亲说奶奶一辈子都在生着爷爷的气，说不和爷爷同穴，那是在和爷爷置气哩。

但死了的奶奶是没办法和活人置气哩。她只有听从活人的摆布，和她那不愿同穴合葬的“活死人”丈夫埋在了一起。

可爷爷的尸骨竟然失踪了！

好在镌砖还在，爷爷一块，奶奶一块，分别刻着两人的名字和生卒时间，证明这确实是爷爷奶奶的合葬墓。于是，我还是按照老家的风俗，置办了两个小棺材，一个装奶奶的尸骨，一个用黄土捏了个人形装在了里面，很隆重地在新选的墓地上安葬了他们。

我的心里却产生了一个疑问来。我问李可和县公安局的法医小朱，人的骨头需要多少年就腐朽得一点都没有了。

小朱说：“得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吧。没见那些考古的么，挖出的古

墓里尸骨还好好的呢。”

我于是向李可提出了我的疑问：“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这座墓里根本就没有我爷爷的尸骨，就是那么一块鏊砖！”

李可说：“从现场看，完全有可能。”他看看我，充满疑惑地问：“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而且我可以肯定，在我们家，不要说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清楚我爷爷，就是我的父亲、我的奶奶，恐怕也说不清楚。

也许父亲有着他的难言之隐。

我们县城1949年解放后，父亲作为对革命有功人员曾到县商业局主持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但在1950年审干时，组织上全面了解每一个人的家庭情况，父亲却对他的父亲一事支支吾吾，说来说去也说不清楚。幸亏当时分管商业的副县长是个比较通情达理的人，也多少知道一些情况，就对组织部的人说：“唉，这些年里老子说不清儿子，儿子又弄不清老子的事情太多咧，这个同志我还是了解的，就这样子，说不清楚就说不清楚吧。”谁知就是这个“说不清楚”让父亲后来蒙受了很大冤屈，几乎伴随了他的后半生。就在那位副县长调离后，父亲在1952年冬天因为爷爷那“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当然也有父亲自己说不清楚的一些历史问题，这些在我的另一部长篇《1939父亲的暗杀》里有过交代）被商业局清退回家了。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一直对爷爷的事情语焉不详。在我参军入伍后的入党提干问题上，尽管我一贯表现很好，连年立功受嘉奖，但因为家里这一段“说不清楚”的历史，活活地比同年入伍的战友晚了好几年。

因为这个原因，我并不喜欢这个从来没有多少印象的爷爷，甚至还有点恨他。就是因为他，我多吃了很多年的苦头，好多年一直是夹着尾巴做人！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爷爷竟然是共产党，而且是地下党！

我问侄子是怎么知道的。

他挠着头说，也是这些日子听村里人讲的，说当年老爷杀过不少的日本人哩，后来跑去延安投了共产党咧……李老拐说我们家的这块坟地就是他爹当年给看的，而且李老拐向侄子透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大哥，并不是父亲亲生的，是抱来的。我们姬家一直是一脉单传，老爷就是弟兄一个，然后就生下父亲也是一个，父亲也只生下我一个。李老拐还说，当初这一大片地都是姬家的，姬家当初也算是村子里的大户，富着哩。都是你那老爷把好好的光景弄尿倒灶咧！

“你老爷是个浪荡公子哩！”李老拐哼叽着，对侄子这样说。

我在村子里了解了一下，没想到会有那么多老人知道我的爷爷和奶奶，这让一直以来在我头脑中是一片模糊的爷爷和奶奶突然变得清晰起来，我心底陡然生出一种想要真正了解他们的渴望。

村子里的人让我去找林富有老汉，说他年轻的时候和我爷爷是“一把儿”的。“一把儿”是我们河东话，就如同我们说的哥们儿。当我找到老眼昏花的林富有老汉时，他佝偻着身子，靠在儿子刚花了十多万建起的二层小楼的豪华门框上，间或移动一下身子，用门框来蹭背上的痒痒。他说出的话更是让我吃惊。他说：“你爷，嘿，自小就是个杀人投毒犯哩。你真不知道他投毒杀尿了多少人哩。”他抹着嘴上一直往下滴的涎水，咂吧着我递给他的那根已湿了半截的“软中华”，口齿含混却又十分清楚地说：“要说你爷那人，自小就和我、生娃最好咧，是最好的一把儿哩。嘿嘿，要说起来我仨可都是个害货哩。村子里人都这样说我们仨哩，‘赵家村子三条虫，富有胖子加瞎熊’。‘胖子’是说生娃，他熊长得胖；‘瞎熊’是说你爷蠢成哩。我仨中，你爷最大，家里么也最有钱咧，你老爷在河东城盐务局里做大管事哩。所以你爷蠢成也就是我们的头儿。”

我按捺着一一直惴惴不安的心情，大声地问：“你说，我爷他咋投毒杀人么？都杀的谁么？”

林富有老汉说：“杀谁？日本人么。还能杀谁！你不知道吧？你爷他是这个哩。”他颤颤地用手做了个“八”字，“那年我仨在河东城里投毒杀了几个小日本后，他就和胖子偷偷地过黄河咧，说是要跑到延安去投八路咧，后来么，他和生娃两个……唉，说屎不清咧！”

我的心又猛烈地跳了跳，说：“那我父亲咋就一直说不清楚我爷的情况呢？村子里知道我爷是延安共产党的人多么？咋也不说说？”

林富有老汉就唉叹了一声说：“刚解放那会儿闹审干哩，后来又闹‘文化大革命’哩，谁还敢乱说话么？一句话说不不对，就打成‘反革命’，捆到县里关起来，弄屎的不好让人打了靶咧！”

他这话我信。我记得我们村里有一个年轻人叫印全，就因为干活时顺嘴说了一句“×××领导好，就是成天吃不饱”，结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后来被枪毙了。

林富有老汉接着说：“后来就听说你爷不知咋的又参加了那个老蒋的国民党，当屎了甚的特务，跑到重庆那边去咧，就是打日本时老蒋躲的地方，在那边又干的是投毒杀人的事。听说还杀过这边的人，哦么，就是共产党八路军么，你说这事情谁敢说么？你父亲也不敢说哩么，都怕沾染上哩。那年月……就因为我和你爷好过，那些外边来的‘造反派’们派的调查人员也没少找我，我只有一句话，要说鑫成那熊瞎是瞎坏是坏哩，可不祸害村子里的人。他是投过毒哩，可杀的都是日本人！我就知道这些，别的么，就不晓得咧！”

我看林富有老汉聊得兴起，又赶紧递给他一支软“中华”，顺着他的话问：“你仨那年是咋着在河东城毒杀日本人的？”

林富有老汉低下头，似乎是在回忆那件事，回忆那过去的时光。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看着我说：“要说我么，当初都是我爹我娘死拦住

不让去延安么，要是那会儿和你爷和胖子一块过黄河去了，我就也跟胖子去延安咧，现在也是个老革命咧。娃们就不用这样子折腾咧。可话又说回来，你爷要是在闹‘文化大革命’时还活着，也要给人整死哩。唉，你看么，到最后都不知道死屎到哪儿咧，尸首也没有搬回来……还有，胖子最后死得那个惨，只剩下几块骨头咧……”

我听他这样讲，赶紧问：“这么说，你一开始就知道我爷爷那坟里埋的是空坟？就是一块鏊砖？”

他叹息了一声说：“咋不晓得？刚开始你爹还想出去找一找哩。可后来么，就又说你爷参加的是国民党，是那个专门杀人的军统特务，投毒杀人犯……没看你爹给人整得……唉，甚人甚命。”他狠劲地抽了一口烟，眯缝起眼睛来，慢慢地说：“要说么，那还是民国三十年的时候，就是日本人和咱中国开战后的第五年，那年日本人占了咱河东城已经好几年咧。你算算，那应该是公元哪一年？”

我说：“不用算，那年应该是公元1941年，日本人是1937年在卢沟桥制造‘七七事变’的。”

我明显地看到林富有老汉那混沌的眼睛亮了一下，喃喃地说：“对咧，就是1941年，就是那一年的冬季里，那一年的冬天真是冷哩……”

第一章

1

日本人是1939年的7月侵入河东城的。当时河东城里的驻军是国民党晋绥军新编第五旅的一个营，他们对日军的防守抵抗，搁现在来讲，就纯粹是在作秀哩。勉强支撑着打了不到一天，就全部弃城逃走咧。河东城里的老百姓就说，这些老阎的兵么，平时看上去硬气得就和城门楼子上的砖样，尤其是收拾起老百姓来那可真的是厉害呢，可和日本人真正动起手来，就软得如同没进窑烧过的砖，根本就派不上用场，稍微碰一下就碎成渣渣咧！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可老阎的兵养了多年，一点用都没有。

日本人占了河东城后，大部队并没有在城里长期驻防，很快开往中条山一带，与那里的中国军队作战去了。在河东城里只留下一个宪兵队和牛岛师团的一个联队，剩下的就是那些投降了日本人的皇协军了。由于日军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河东城也就没有遭受太多的炮火，城里的建筑设施损坏并不大。日本人为了宣扬他们极力鼓吹的“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先是鼓励商店开门正常营业，又很快成立了维持会。维持会会长是一个叫李良苟的夏县棉花商人，而副会长就是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老爷。老爷之所以能当上日本人的维持会长，是因为他是河东盐务局潞盐管理处的大管事。日本人在进入华北后首先拼命侵占河东

城，就是冲着河东有名的潞盐资源来的。日本国资源缺乏，所以他们就疯狂地抢掠资源。记得小时候听母亲和村子里的老人们讲起日本鬼子，第一句话总是，那些小日本就像是饿死鬼托生下的，看见甚都往嘴里塞哩。老爷因盐发家，成了我们村子里的首富，却教育不得法，没有管教好他的独生子，使得姬鑫成成了河东城里出了名的浪荡公子。如今，老爷又当上了日本人的维持会副会长，姬鑫成就更是有恃无恐了。

要说老爷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当这个维持会副会长的。日本人占了河东盐务局后，立马换上了自己的人当局长，那个局长名字叫空山一郎，是个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不止一次地让老爷把盐务局里的所有管理人员召集到一起，先是弯腰九十度地鞠躬，他脸上堆满了笑说：“日中要大大地亲善，要建立大东亚共荣，我们都是大大的朋友。”然后就又是鞠躬。他拉着老爷和那个真正的大汉奸李良苟等一帮子人合影照相，热闹得让外人看上去挺亲善挺像共荣的那么一回事。

老爷也知道有许多人在底下骂他是“汉奸”，是“日本人的走狗”，但老爷有老爷的难处，因为独生子姬鑫成始终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他希望独生子能好好读书，将来有一天改变姬家的门风，便通过熟人，花钱让儿子进入河东师范读书。也许是老爷觉着日本人得势哩，竟让儿子学习日语。姬鑫成脑子虽然活泛，心眼儿也多，鬼主意也多，却不好好读书，逃学旷课成了家常便饭，经常从学校里偷偷溜出来，约上自己的好朋友林富有和张明生（也就是胖子），三个人到处闲逛，还隔三岔五惹是生非。

在河东城里，有一条叫作禹西路的街道，据说大禹治水时曾在此停留过。街口有一尊大禹挥锹的石像，多少年风吹日晒，眉目已经不甚清了。这条街与别的街道不同，基本是一些中式商铺和大片的露天卖场，那些吃开口饭的各阶层的老江湖都在这一带搭棚摆摊卖艺为生。每到太

阳擦着西半边天的时候，那些棚棚摊摊毫无顾忌地就摆在街边，几乎把街道都占满了，地上垃圾成堆，污水横流，行人走起道来都得不断地躲避和跳跃。这禹西路的繁华还在于有一些更特殊的场所，那就是混杂无序胡乱分布其中的赌场和妓院。古往今来，对于这种地方，一般正派规矩的百姓唯恐避之不及，实在有事要来禹西路，也绝不靠近这些地方，即便路过，也是匆忙经过。就连日本人也规定，军人不许随便进入赌场妓院，如被巡逻的宪兵发现，受军法处置。

那天，姬鑫成偷偷溜出校门，带着他的两个玩伴，一左一右，一胖一瘦，晃荡到禹西路上来了。要说这禹西路也确是河东城比较繁华的一条街，酒楼、商店、书场、烟寮、妓院等，一间挨着一间，确实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哩。姬鑫成在前面晃着膀子走，两个玩伴跟在两边。胖的是张明生，他的父亲名叫张高升，在河东城里开药店，名叫“高升堂”，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希望儿子能读点书，好出人头地，便托同乡老爷的关系，把张明生送进了河东师范里，没尿想正好给了这几个浪荡公子相聚的机会；瘦的是林富有，他父亲在我老爷当大管事的盐化池里做“起灶”，也就是捞盐的小管事。他也干脆就不上学，每天跟着姬鑫成闲逛，成了姬鑫成的名副其实的小跟班。

三个人横着膀子晃悠着在禹西路走了一会儿，眼看着就临近了那条叫花街的巷子了，胖子张明生看到了巷子口上挂着随风摇摆的红灯笼，忙缩了缩脑袋说：“头儿，我看咱们就别往里走了吧，前头可都是妓院了。”

林富有也扭头看姬鑫成，因为在他们三个里面，姬鑫成的爹权力最大，家里也最富，而且姬鑫成年龄也要比他俩大几岁，前些日子刚过十八岁，所以无形中就成为了他们三个人里的头儿。

说起来，姬鑫成平时也不会来这里，这里是淫毒之地，他们学生还曾经组织游行，要求当局取消赌场和妓院。但那天姬鑫成也不知是哪根

筋扭着了，格外地透着一股邪性，心血一涌，就用满不在乎的口气说：“唉，不就是个窑子么，咱们进去开个眼又咋咧！”

一听姬鑫成这样说，林富有赶紧跟上说：“就是，看看又咋咧！”其实，林富有心里也有进去看个新鲜的念头。

一看他们两个都想去，胖子张明生也就同意了。他其实也是无聊之极的，就说：“行么，咱们也就是去看看，又不去做别的甚事……”

说着话，三个人就晃悠着拐进了花街。

要说花街最气派也最热闹的妓院自然是“怡红院”了。姬鑫成他们没看过《红楼梦》，也不知道这是借用的书里面贾宝玉住的那座院子名。高大华丽的门楼子上挂着一排红灯笼，门楣上还装着闪烁的七彩霓虹灯。姬鑫成说：“看么，社会可真是在进步哩，连窑子都用上了洋玩意咧。”

张明生就扭头左右看了看，附和着：“可不咋的，别家的都没装，就这家进步哩。”

林富有嘟囔着：“可我觉着，这洋灯没有咱的红灯笼看上去红火、好看哩。”

姬鑫成摆了一下手，用一种大哥的口气说：“管他挂红灯笼还是挂彩灯，还不都是窑子。这家应该是个老字号，咱们就进去开个眼。”

三人正要往里进，却被门口一个窑伙计挡住了，说是妓院里不接纳未成年人，让他们到别处去玩。

一看这样，胖子张明生首先就泄了气，无精打采地说：“咋样？我说不行么。咱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姬鑫成却不干了，拍着胸脯说：“你咋知道我没有成年么？你这是要查户口还是怕我们没钱是咋的？”

林富有也在旁边帮腔：“你知道他是谁么，说出来吓出你屎来哩……”

正吵闹着，就见从里面快步走出一个人，身穿白仿绸裤褂子，脚踩一双宽边柳条绒布鞋，倒也显出几分风流来。只是脑袋有点过大，还有些扁，安在上面的鼻子眼睛就显得有点分散，七零八落了些。尤其是那眼睛，本来就小，现在一笑又眯了起来，乍一看还以为是在一面团上开了两道缝哩。姬鑫成看着这人有点面熟，一下子却想不起来，没等他开口，大脑袋抢先开口了，说：“这不是鑫成么？你仨咋来了咧？”说时，又扫了一眼姬鑫成身后的张明生和林富有。

这一叫，姬鑫成立马想了起来，此人名叫万太礼，也曾曾在河东师范读过书。不过，这家伙对读书没有一搭，却对吃喝嫖赌这一套很在行，不但自己常常到禹西路的花街玩，还常悄悄把一些老师也带到这里来。这样一看，这个万太礼应该是最小的教唆犯了。他那时比爷爷还小两岁，才十六岁吧。后来姬鑫成才知道，万太礼的亲姑姑万桃花就是花街妓院的老鸨，因和人争地盘，被人下毒害死了。万桃花没有儿女，万太礼就继承了姑姑的妓院，小小年纪就当上了妓院的老板。

万太礼正在陪一个大户客人，听手下的窑伙计来报告说，有三个看上去年纪不大的孩子要进妓院里玩。他担心是故意来捣乱的，就赶紧跑了出来，没想到是河东盐务局大理事兼河东城维持会副会长的独生公子姬鑫成。

姬鑫成听万太礼这样问他，就说：“在学校时你不也叫过我来逛逛么？现在我就来逛逛了么。怎么，不欢迎？”

万太礼如捣蒜般点了几下头，说：“看您姬少爷咋说话？您请都请不来哩，还能不欢迎？快，里面请！”他赶紧改了口，叫起“少爷”来。这就是生意人的精明，别看现在陪着笑脸叫你“少爷”哩，等会儿可是让你掏口袋里的银子哩。

听见万太礼开口叫自己“少爷”，姬鑫成还是愣了一下，说：“你尿叫我甚哩？甚少爷？”

万太礼弯腰点了几下头，眼睛更是眯得细了，细声细语地说：“噢，这可不比在学堂里，咱们是同学。到了这种场面上，当然得喊您少爷喽。这是规矩。”

姬鑫成一边往里走一边说：“哎哟，那就规矩吧，可给你说好了，少爷就是来逛逛，不干那些乌七八糟的烂事。”

胖子张明生晃了一下身子，翻翻眼睛跟着说：“对着哩，不干烂事，就是逛哩。”

林富有也想说句甚，以显着自己并不比张明生差，但嘴巴张了几下，就是不知道该说句甚，只好耸耸肩，“哼”了一声。

姬鑫成说：“我说么，你尿也是上过学堂的么，这里就没有一点上档次的文明事儿？”

万太礼就赶紧赔了一下笑脸说：“我说姬少爷，您还真是来了，前些日子刚从陕北那边来了个角儿，名叫小艳儿，不光是长得水灵乖巧，还天生一副好嗓子哩。尤其是唱起眉户戏来，周围四乡八里凡听过没有不叫好的哩，压得住咱河东一带。”

听万太礼这样说，姬鑫成就扭头看了他俩一眼，做出一副常在江湖飘的样子说：“那好么，咱今个就去听上一段。”

万太礼叫了一声：“好嘞！”又附在姬鑫成的耳边说：“别看这小艳儿，红着哩，可就是一条，卖艺不卖身，还真的是个……”他没说全话，挺有意味地冲着姬鑫成笑了笑，就赶紧让窑伙计安排去了。

姬鑫成三个人跟着万太礼的窑伙计，上到二楼，来到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包房里。这小包房四周都用屏风围罩着，只在正前方留出一扇很大的窗户来正对着台子。窗户上吊着两层帘子，一层纱帘，既能看演出，外面的人又看不清里面的人；另一层是不透明的花布帘，这纯粹是要遮断和外面的联系，也是私人聚会用的，比如哪位嫖客要带着妓女在这里喝酒，自然不愿让外面的人看到了。还有一些官员什么的，也是不

愿意抛头露面的。包间里一溜摆着十张铺着软垫子的红木椅子，中间是一张圆桌，客人可以一边喝酒吃点心嗑瓜子，一边看演出。这是妓院里的最高档次，一般都是当地富豪和官员才在这种包间里看演出的。

胖子张明生到窗前朝下面看了一眼，宽大的厅堂内已坐了二十多个人了，正兴致勃勃地等着看小艳儿的表演哩。

万太礼特意将姬鑫成他们三个请到包间雅座来，并非真的是看在他们相识且做过几天同学的情分，他自然有自己的想法。你既然进到包间，享受了雅座，那就得按这种规格付费了。他才不管政府不让未成年人进妓院的规定哩。再说了，河东盐务局大理事、河东维持会副会长的独生公子，口袋里也不在乎这几个钱的，他曾在学校里看到姬鑫成花钱时那种满不在乎和大手大脚的样。这种地方只要你来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就像吸鸦片烟一样，会上瘾的。而将姬鑫成拽到了这里，就等于拽住了钱袋袋哩。

万太礼在心里乐着，吩咐窑伙计取来一瓶陈年佳酿的法国干红葡萄酒，正要打开，就听姬鑫成问道：“哎，今个唱甚哩？”

万太礼说：“今儿个应该唱《表花》，这可是咱眉户戏里的名段子哩。不过也就是小艳儿一人唱两角哩。小艳儿单唱这一段，主要还是为了展现一下她的相貌和才艺。”说着话，问也不问他们一声，哧地打开了那瓶酒盖，给他们三人依次倒上了，然后就掩饰着得意，说：“您三位先慢慢品用，这戏马上就开场，我还得下去照应一下哩，一会儿再上来陪三位。你看这乱得……”然后轻轻替他们带上门，下楼去了。

这阵儿，就听台上的鼓板敲响了，接着，板胡、笛子等家伙什儿也都有了动静。随着一个尖锐的唢呐长声响彻整个厅堂，小底锣当当地一阵敲，就有女声在帘子后面脆生生地一嗓子喊出来：“行行走啊，走啊行行，这走啊——”顿时，台下一阵叫好声。

姬鑫成他们也听过看过眉户戏，但从未深究过，毕竟还是孩子么。